本版邮箱:fnbwenhua@126.com

遥遥望去,那满是岁月痕迹的巨石与古木,不知迎来送往了多少似我一般,仅匆匆一遇便醉在武夷山水间的过客。而它们依旧不老,守望着这岁岁年年升腾不灭的烟火人间……

凛冬,遇见沸腾的武夷

见证

这是一个腾飞的丰台区,在这里,山和水、文化和历史、乡土和科技、人文和建筑都在以崭新的姿态登上了新的舞台。它的美,正在继往开来……

在这片热闹的土地上

武夷山燕子窠生态茶园

■ 范语晨 文/摄

想象一个未曾到过的地方,于我而言,常常是借由气味或文字。

武夷山亦不例外。

十几岁时,跟着爱茶的父亲喝茶,第一次闻到沸水冲泡岩茶的满室芳香,就醉在了这与武夷有关的独特气味里。那香味不同于绿茶的清新与红茶的甜柔,似花草,似林木,又似山间潮湿的云与雾,一层层地缠绕在鼻腔与唇齿间。不禁好奇,孕育出如此茶香的究竟是一片怎样的土地?

而勾起我对武夷山向往的文字,则来自婉约派词宗柳永。柳永一生行旅,遍历汴梁、巴蜀、苏杭,而他抒发羁旅之思的诸多词作中,念念不忘的仍是武夷山间的家乡。当读到“不忍登高临远,望故乡渺邈,归思难收。”这样的词句时,很难不去想象,让柳七郎魂牵梦萦的故乡,究竟是哪般模样?

今冬,武夷于我,终于不再是遥遥的想象。跟随“发现武夷之美——中央媒体副刊采风行”的脚步,在丹山碧水间行走一遭,才发觉,武夷山的气味与文脉果然醉人——纵使早已返程,林子里苔藓与茶花的味道依然那么真切,摩崖石刻上的言语勾起的遐想还在飞扬。

而武夷山的惊喜远不止此。我看到、嗅到和触摸到的是壮美的景、醉人的香,更是沸腾了千年的生机与文明。

初见,烟火升腾

刚到武夷山,走出机场的第一感受,除了远处山影与葱绿树木带来的南国秀润之感以外,更多的则是湿冷的“魔法攻击”。虽然此前也多少见识过南方的冬日,但闽北的寒意还是超出了想象,毫不留情地渗入骨髓,让人连欣赏美景的兴致都消减了几分。

然而,当第二天踏入武夷山茶博园,参加这里举办的“薪火试新茶·围炉趁年华”武夷山首届全国围炉煮茶节时,心目中对武夷山的初印象瞬间从“寒冷”变成了“沸腾”。恰逢冬至日,茶博园的圆形广场上摆放着数十张桌子与炭炉,上百名中外嘉宾、游客围坐其间,守着一壶热茶,将柿子、红枣、红薯和各色坚果放在烤网上,谈天说地,好不热闹!

加入其间,坐下来才发觉,抬眼一望,著名的大王峰恰矗立在不远处。面前,则是沸腾的茶汤倾泻入杯,烤架上的果子不时发出“噼噼啪啪”的声响,煮茶的小姐姐身着雅致长袍,与我们细说武夷岩茶的前世今生。舞台上,舞蹈《斗茶》重现朱子当年和“四方士友”登临五曲的“茶灶”煮茶品茗的场景。

置身青山之间,舌尖翻滚着沸腾的大红袍,再加上难得的阳光,哪还有一丝寒意?“寒夜客来茶当酒,竹炉汤沸火初红。”到了武夷山,对这句诗的体验,便从画面变成了真切的温度。

沸腾的不只是茶汤。从茶博园一直行至不远处的宋街,一路上,你都能见识到武夷山人骨子里那如火的热情,就像这里四季常绿的树木一样,那热爱生活的劲头,不会在凛冬消减半分。四处可见的茶肆与店铺间,不少周边居民自带工具、支起桌子围炉煮茶,我这游人的心,也被处处升腾着的烟火气充盈。走着走着,总有店主喊话:“天冷,喝一杯热热的姜茶,马上就暖起来啦!”

在亲切的喊话声中坐下来,一边品尝大红袍煮出的茶叶蛋,一边听店主讲起这“大红袍”这个名称的由来——在武夷山的天心寺住着一位方丈,有一天,一位进京赶考的书生路过此地,因身体抱恙病倒在寺庙前,方丈见状用九龙窠的一种茶治好了书生的病,才得以让书生能参加科举考试。书生后来中了状元,特意回到天心寺报恩,他将皇帝御赐的大红袍披在九龙窠的茶树上,于是,名为“大红袍”的神茶从此就传开了。

原来,这名满天下的大红袍,竟也拜武夷山人的热心肠所赐。此刻,忽然理解了一位同行记者的话:“喝茶,从来不是独乐乐的事情。”武夷茶的精髓,似就在这人与人的温情慰藉间。

不禁对武夷山的人与茶都多了几分亲近与敬意,也更好奇,这山这水,这人这茶,还蕴藏着多少我所不知晓的故事……

访茶,步步生机

南方有嘉木。

不到林深处,如何能见到那孕育嘉木的土地?

在大巴车上,沿着穿过武夷山国家公园的盘山公路行进时,我舍不得小憩,目光一刻都没有离开窗外奇绝的风景——

道路两边的山体由整块的巨大岩石构成,上面生长着极高的、我叫不上名字的树木,湿润的青苔覆盖在岩石之上。山下是汩汩流淌的溪涧,日光直直地照向水底的石头,流动的水光又反过来映在山体之上。不时有硕大的白鹅三三两两在溪涧间游走,丝毫不惧怕公路上的车辆。

家乡在太行山脉东南麓的我,对山间景象并不陌生,却被武夷山脉的独特风貌深深震撼。自然,与北方山脉冬日的枯寂相比,南方山脉的毓秀润泽自然更令人动心。然而,武夷山冲击我内心的,是山间那壮阔的、强悍的、势不可挡的勃勃生机。

这是需要贪婪地动用一切感官来感受的地方。每一步,都是惊喜。红星村,有月亮湾那流动不息的长长水幕,壮美却不失轻盈;武夷山著名的“九十九岩”之一的三才峰上,生活着数十种鸟类,暗绿绣眼鸟、栗背短脚鹎、翠鸟、白鹭……它们斑斓的色彩与身影,让久居城市的我们目不暇接,惊叹连连;而登上先锋岭上的瞭望台,远处便是绵延1000多公里的黄岗山-大竹岚断裂带,日光照在断裂带两侧的山峦间,从谷底到山峰说不清有多少种不同层次的绿色映入眼帘。武夷山国家公园科研监测站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,这里保存了世界同纬度带最完整、最典型、面积最大的中亚热带原生性森林生态系统,由低到高依次分布有五种植被类型。

很难想象,中生代的火山喷发和地质运动给这片大地带来了什么,撕裂的创痛中,竟孕育出奇特的丹霞地貌与一个惊艳世界的巨大物种宝库。通往瞭望台的楼梯外面,有一个据说已经存在多年的鸟窝,似乎是这里多样生命的一处注脚。

在旷古的震撼中还未回过神来,我们已经到达访茶的终点——桐木关。这里是武夷山北部断裂带上的垭口之一,是赣闽两省交界、兵家必争的险关,也是世界红茶的发源地。由于海拔高,湿气重,前些日子下雪凝成的雾凇还包裹着树梢,似一个玲珑剔透的神仙世界。

500多年前,这里的制茶世家江家机缘巧合地制出了红茶。相传明末清初时,一队官兵途径桐木关,晚上睡在了刚刚采摘的茶青上。官兵离开后,原本做绿茶的茶叶已变质发红。江家祖先心急如焚,只好将已发酵的茶叶反复揉搓,并用桐木盛产的松木焙制。茶叶吸收松烟后,蕴散出独特的松烟香。如此加工的茶叶,家人乡党都不愿饮用。江公无奈,只得将茶挑到几十里外的星村贱卖,没想到第二年便有人以数倍的价钱订购此茶。于是,世界上最早的红茶诞生了,并在此后经由荷兰商人的贸易,风靡世界。

其实,在到访桐木关之前,一路上惊人的生机已令我丝毫不惊讶,这方水土能够孕育出怎样神奇的滋味。然而,红茶诞生的故事给了我访茶途中的又一次惊喜——茶之于武夷山人,哪里只是命运与自然的恩赐呢?唯其创造与韧性,这茶叶滋养的文明才能沸腾至今吧。

寻古,经年回响

一溪贯群山,两岸列仙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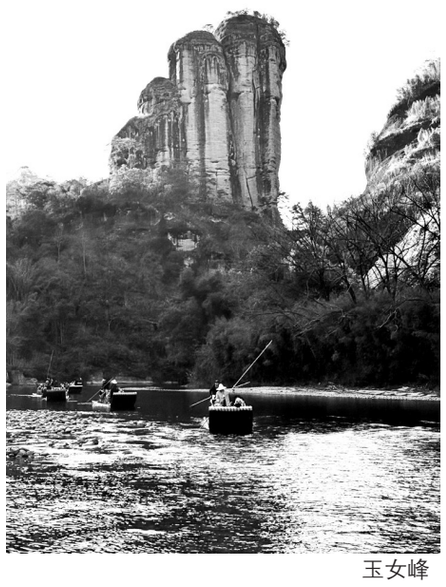
若没有九曲溪的相连贯通,武夷的山景恐怕要逊色许多。行程的最后一天,我们乘上竹筏,泛舟水上。

水上的武夷山,相比林中的武夷山多了几分闲适,随处可见的是跃出水面的小鱼和在岩石上踱步晒太阳的白鹭。不过,峰回水转间,最让人挪不开眼的是那些奇形怪状的岩石,以及上面来自幽远岁月的摩崖石刻。因此,本以为竹筏线路是另一个角度的山水之遇,却不想倒成了一趟山水间的寻古之旅。

“你们看,那块岩石像不像一只猿猴的头?”“这里呀,是当年《西游记》拍三打白骨精的地方。”……伴着竹竿触碰水底石头的声音,撑筏的小姐姐如数家珍地讲述着——

石上,有或凄美或绮丽的神话。竹筏从三曲行至二曲时,水岸右侧的岩壁上,出现了“镜台”两个大字。这与大王和玉女的爱情传说有关。大王与玉女相爱被天帝所反对,将二人化作石块,并在二人之间设下横亘的屏障。王母娘娘却怜惜爱女,抛下一方宝镜在玉女峰之侧,使二人得以在镜中相见。

石上,有文人忧国忧民的省世之思。“镜台”二字虽有民间传说,但经后世学者考证,其题写者为明嘉靖年间的建州刺史谢上箴和建阳知县冯遥科。他们有感于嘉靖年间奸相掌权的朝野乱象,希望无论是出仕为官之人,还是平民百姓,都应有明镜自省,以正其身,于是在岩壁上刻写“镜台”二字。



玉女峰

石上,更有这方土地上繁盛绵延的生产与生活记录。一处崖壁上,刻着“应接不暇”四个字。明清之际,武夷山茶叶经由水路向外运输,九曲溪是必经的水道。而每年贸易繁忙之时,拉船的纤夫忙得不可开交,于是在岩壁上刻下“应接不暇”四个字。

恰在不远处,一处老旧的码头进入我们的视野,撑筏的姑娘说,那竟是曾经“万里茶道”的起点!望着今天已经沉寂的码头,此前在武夷山市博物馆读到的历史似浮现眼前:每逢收茶时节,商贾商船络绎不绝,船上载着的红茶与岩茶,经由九曲溪,向北至汉口、入长江、经樊城、抵山西,一直穿过沙漠戈壁,到达俄罗斯的恰克图,再转至欧洲和中亚各国。

不禁恍惚,收茶叫卖声、船桨击水声、内陆驼铃声,仿佛交杂着回响在耳畔,迟迟不绝。这小小的码头,山间的茶叶,开启的竟是一条横贯亚欧大陆、热闹了几个世纪的商贸通道,联通的竟是一条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友谊纽带……

船行至九曲,也是我们话别武夷的时候。遥遥望去,那满是岁月痕迹的巨石与古木,不知迎来送往了多少似我一般,仅匆匆一遇便醉在武夷山水间的过客。而它们依旧不老,守望着这岁岁年年升腾不灭的烟火人间。

■ 郭秀景

“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。”是青年杜甫登上泰山顶,远眺祖国大好河山,心生感慨时写下的著名诗句。当我站在200米高的丽泽云客厅环视四周,俯瞰脚下的丰台大地,360度无遮拦的环形视线,把北京市丰台区的境貌尽收眼前: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,一处处山清水秀的生态公园,连接八方的交通干线……不禁被这日新月异的变化、蓬勃向上的生机深深感染,深刻体会了杜甫这句诗的内涵。

丽泽云客厅位于丽泽SOHO大厦的52层,是丽泽SOHO异形中庭、空中连廊、鱼鳞式幕墙等众多吸睛之笔中的一处。丽泽SOHO是世界著名建筑大师扎哈·哈迪德的绝笔之作,一经出世,就斩获“世界十大绝美建筑”“2021年全球最佳高层建筑奖”等诸多世界殊荣。独特的DNA双螺旋结构耸入蓝天,与白云相牵,夜晚更似天空之眼,注视着这繁华的世间。仅是一栋建筑,竟然能把遗传学密码和视觉欣赏做到完美结合,让人不得不赞叹设计师的独具慧眼,更会感慨知识的相通,艺术的无界。只要时机合适,它们就能融会贯通。

自2019年11月投入使用以来,丽泽SOHO以它的大气格局和独特魅力成为丽泽商务区的标志性建筑,吸引着众多爱美人士纷纷前来打卡。丽泽商务区是丰台区向高端科技领域进军的新视线,2008年10月建设工程正式启动,仅仅15年间,这片昔日的城乡接合部就化身成了高端金融产业园,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的那一栋栋高楼,取代了当年的许多低端产业和私搭乱建,吸引了银河证券、中国广电、东兴基金、长城资产、华为中国区总部等上千家企业巨头在此落户。

丽日蓝天下,向西远眺,千灵山、鹰山、狼坡顶只有咫尺之远,它们峰峦叠翠、沟壑绵延,左看像佛像,右看像马鞍,此起彼伏,把平坦的丰台大地凹凸成了灵动的画卷。依山而建的千灵山风景区、北宫森林公园、鹰山森林公园已成为丰台区有名的亲近自然的休闲乐园。千灵山是京西南第一崇山,在这里佛教、道教、人文景观、自然风光相映成趣,佛像、碑刻、佛塔、石井已成为它的通行名片。北宫森林公园是距离市中心最近最大的国家森林公园,园内坡峰错落、林木茂盛,有色彩斑斓的枫林路,有悬岩绝壁的地震断裂带,有形似宝塔的紫荆山。作为第九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举办地的北京园博园,建园时把鹰山森林公园收入囊中,自2013年5月18日隆重开园以来,管仲老人家著名的“十年树木”名言,再次在这里得到了应验。如今园内草木葳蕤,绿叶繁茂,银杏大道成了一道斑驳潋滟的壮丽景观。

紧临西部山区的永定河,如绿色缎带横穿丰台地面,在这里,河面旖旎婉转,忽而形成恢宏容颜,忽而娇柔纤纤。从上至下,园博湖、晓月湖、宛平湖一脉相牵,晓月湖地区更是达到500多米宽的河面,恢复了燕京八景之一的“卢沟晓月”,展现了“皓月、碧水、名桥、古城”的岁月静好,更有了烟波浩渺似江南、鹤飞鹭鸣戏水边的缱绻。第一次认识永定河是在1998年,那年春天,邻居带我去河边挖野菜,那时的它荒草丛生,沙石裸露,平缓的地方多处被建成了高尔夫球场,我以为只是一条干涸的人工渠,一问才知道它竟然是北京的母亲河,而且还是丁玲小说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中著名桑干河的下游,看着这样的母亲河,心中当即涌出草长莺飞渠已干、空留历史思念的惆怅。2021年,没想到865公里的永定河重新全线通水。河东岸的晓月郊野公园、绿堤公园,再加上河西边的园博园成为永定河流经丰台段的最好戏水乐园。公园与湖泊相映相牵,“永定河,出西山,碧水环绕北京湾……”的童谣美景复现。

丰台水系发达,区域内大大小小40多条河道,如今每一处都是厚积薄发,展现出了春日繁花香两岸、夏日绿荫遮燥天、秋日沿河结硕果、冬日滑冰新乐园的崭新容貌。

从丽泽云客厅向南眺望,不远处就能看到一片绿色的“海洋”,那就是以“揽天下奇花异草,聚世界经典园林”著称的世界花卉大观园,它是北京市四环内最大的“AAAA”级植物园,也是标志丰台区科技应用与生态发展密切关联的经典示范园。在这里,所有的花卉种植都脱离了以往常规手工操作模式,全部采用电脑自动控制。七个大温室内,收集收纳了来自世界各地、五湖四海的各种奇花异草,品种之多,涵盖之全,应有尽有。和世界花卉大观园毗邻的是因种植花草闻名遐迩的中国花木之乡——花乡。走进花乡,空气中处处洋溢着花的芬芳,在这里,一年四季各种花卉次第开放,街道上、小区中、庭院里、小路旁,玉兰、芍药、牡丹、月季、连翘等争奇斗艳。自古以来,花乡种植的花卉装扮着北京城,美丽着千万家,在这里,有大大小小各类花卉市场十几个,它们把美丽的鲜花送去寻常百姓家,把花乡培育的花卉销往全国多个地方。花乡的花卉还多次登上北京奥运会、冬奥会、“一带一路”、中非合作论坛的重大会场。

而莲花池公园,则是一处古老的名胜,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。北魏郦道元在《水经注》中都有记载,称这里为“燕之旧池”“亦为游瞩之胜所也”。夏日荷花、冬日庙会是公园里的两大品牌文化。每年盛夏,这里有1.5万平方米以上的莲花、300多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。最盛时节,既有“接天莲叶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”的恢宏气势,又有“小荷才露尖尖角,早有蜻蜓立上头”的诗情画意。

成形的生态公园为丰台增光添彩,正在建设中的南苑森林湿地公园,在丰台区的占地面积为15.6万平方公里、2.3万亩。建成后,作为展现首都生态文明成就、引领首都绿色发展、传承文化脉络的重要示范地区,将会恢复泡子湿地加林地的生态基底,为野生动物繁衍栖息创造生态条件,再现昔日南囿秋风、水草丰美、晴天碧树、陂塘燕影的历史风貌,形成一步一景,鱼翔浅底、沙鸥翔集的南部生态“绿肺”。

新修建的北京丰台站,是亚洲最大铁路枢纽客站,位于丽泽商务区的西南边,它是现代科技、人文、环保在交通领域的完美呈现,作为新时代铁路客站集大成之作,是国内首座双层车场重叠设计的火车站,顶层高铁与地面普速并行,地下还穿行有地铁,立体的交通无缝衔接,让换乘非常便捷。北京丰台站、北京南站、北京西客站,还有即将建成的丽泽航站楼,串起了丰台天上、地下四通八达的交通线,不仅连起了北京城的各个方向,还通向了祖国的四面八方。新丰台站建成后,重视历史,喜新念旧的丰台人保留下了原来的旧车站,让这座始建于1895年,北京城内最早的火车站见证丰台的发展,也让今天的丰台人记住历史,记住幸福生活的绵延。老站与新站并存,历史与现代共鉴。

像旧丰台站那样,在这片有情怀的土地上,尊重历史,爱好文化的丰台人保存了大量的古迹。这里有位于永定河西岸的千年古镇长辛店,旧时它曾是进出北京西南的门户。20世纪初期,红色的种子在这里播下了革命的希望,推动了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规模最大、最有影响的“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”,孕育了早期共产主义组织,被誉为“北方的红星”。在它的五里长街上,至今保留有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、劳动补习学校、工人俱乐部等一批红色旧址古迹;这里有修建于800多年前,在抗战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篇章的卢沟桥,桥上那一个个形象逼真、憨态可掬的小狮子栉风沐雨守护着这片土地;这里还有建于明代,已有380多年历史,保存完整的宛平城,它同卢沟桥一起经历了“七七事变”的腥风血雨。厚重的历史让我们引以为傲。

位于世界公园旁的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,是在公元前73年至公元前45年,距今有2000多年的西汉广阳倾王刘建的地下宫殿原址上建起来的博物馆。2023年5月30日,在国家文物局召开的“考古中国”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上通报的北京丰台新宫遗址,是北京市区首次发现的夏商周遗址双环壕聚落遗址。碳十四测年显示年代为公元前1500至公元前1300年,这一发现必将把丰台的历史又向前推进一个新的时期。

这是一个腾飞的丰台区,在这里,山和水、文化和历史、乡土和科技、人文和建筑都在以崭新的姿态登上了新的舞台。它的美,正在继往开来。它的明天,必将以蓬勃向上的姿态“倍增追赶、跨越发展”,在北京的版图上、在中国的发展史中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未来。

资料图新华社记者 郑焕松/摄